

政策導回

心繫棒球 情歸鄉土

— 2001 台灣棒球年感言

許義雄

活力台灣棒球年

棒球在台灣已有百年的歷史，它是攻守雙方在擊打、傳接、跑逐中進行的團隊運動。攻方須有持續性的安打才能上壘取分；守方須有投手及守員的合作以阻止攻方取分，攻守中團結一致、展現團結意志、共享勝利喜悅。而若不幸落敗，亦能同舟共濟、榮辱與共、化難為易，企求東山再起。

百年來無數球隊的創立、組訓、成長及揚名，編織一幅台灣棒球的完美圖畫，說起棒球、觀賞棒球、論起棒球變成家常便飯，談起名將彷彿如數家珍，憶起大賽又能娓娓道來。我們在棒球的牽引中成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許義雄。

長、在棒球的芳園中茁壯、在球賽喧嘩中度日、在他的棒球場域中生活。在屬於台灣棒球這塊土地生命的重要意義，陳水扁總統先生特於



年內接見各級棒球隊時，宣示2001年為「台灣棒球年」，除了積極辦好十一月在台北舉行第三十四屆世界盃外，更期待大家堅持理想、共同努力、在辛勤之後共享甜美的果實，陳總統並曾重申棒球是我國運動文化的重要基因，希望透過棒球的系列活動提振棒球風氣，培養青少年選手，再度挽回民眾對棒球運動的熱情。行政院張院長隨即指示成立跨部會小組，由體委會主導，結合相關部會資源，展現一流賽會品質，宣揚棒球文化內涵，期使藉由本世紀的第一個棒球國際大賽及系列活動，點燃國人新世紀的活力、希望及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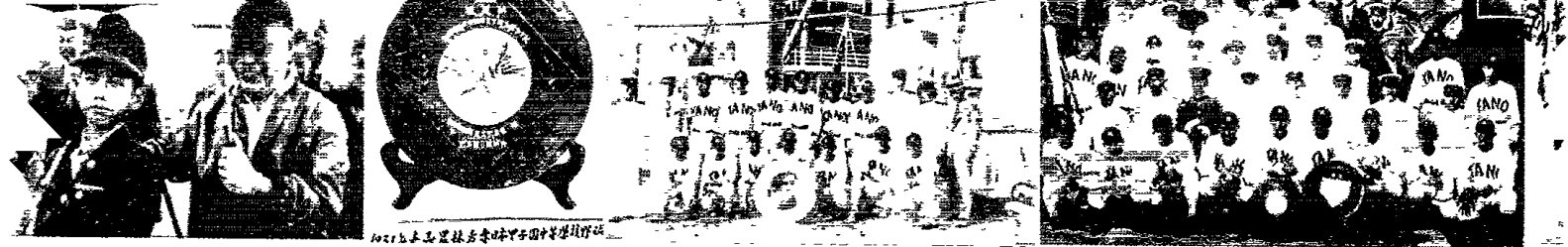
落地生根枝葉茂

棒球於二十世紀初引入台灣北

部時，多在日人的學校中組隊及比賽。及至1921年花蓮人林桂興先生訓練原住民阿美族小孩打球並組成第一支本土棒球隊—「高砂棒球隊」。

台灣棒球由日人引進，並在後山原鄉落土，進而蔓延全台各地，興起一股少棒熱潮。六十年代更由紅葉少棒開創「三冠王」（少棒、青少棒、青棒）的黃金時代，繼之成棒於1984洛杉磯奧運銅牌及1992巴塞隆納奧運銀牌，其間更數度於國內外賽會中擊敗棒球強國古巴，使得中華隊名震九洲。

百年來棒球好比一顆「風吹來的種子」，落在島嶼土地上並如板根般，土地愈貧瘠、根形愈張，地勢愈崎嶇、根狀愈固，如板狀、如幹狀之根必緊扣大地，盤根立足、向上成長，幹粗葉密，庇蔭子民。



長久以來，棒球之於我們，如同飲食之於生活，不可一日或缺。

族群融合威天下

台灣棒球第一個黃金時期是於1930年代由嘉農棒球隊所引燃。1931年嘉義農校棒球隊赴日參加全日本甲子園高中棒球賽，榮獲亞軍名震海內外，自此嘉農(KANO)之名成為台灣棒球的代名詞。棒球正式走上台灣生命的舞台。不能或忘的是，嘉農能有如此輝煌的戰績，其關鍵在於球隊族群的融合。隊中有漢族、原住民及日人三族合組，名曰「三族共和、天下無敵」。

想像當時嘉農棒球隊中，眾人在同一套遊戲規則下切磋球技、攻守互換若有歧見亦充分尊重裁判之判決，各方合作溝通行君子之儀，

做理性之爭，化干戈為玉帛、行止間依手勢訊號為度、進退間循身體語彙而行，一時言詞之爭均是多餘，一刻口舌爭辯均為無益。在合作溝通及會心體驗中，球賽以經、生命以歷。

堅毅性格揚志節

棒球場上有一句名言：「球賽是於二好三壞後才開始的」。球賽扣人心弦之處在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懸疑性。在未確知下一球將產生何種變化及局勢時，攻守雙方及場邊觀眾無不摒息以待、全神關注投打對應，未至主審判定，比賽不止。

回憶台灣棒球百年重大戰史，未來我們回到當年記憶的現場，再次親身歷其境：如1931年嘉農棒球隊奪得甲子園亞軍、1968年紅葉少



棒擊敗日本冠軍和歌山、1983年第六屆亞洲盃十三比一大勝古巴、1984年勇奪奧運銅牌並在世棒賽中擊敗古巴、1986年世棒賽以四比三力克古巴及1992年再奪奧運銀牌。在那個輝煌的年代，由於中華隊的強勁實力，所有世界大賽若缺少了中華或古巴隊，便不能稱一流的球賽，而中華隊也成為古巴的唯一剋星。因此，國際上提起棒球賽就馬上讓人聯想起中華與古巴的捉對廝殺，這是何等榮光的時代。

當然，中華全隊的佳績並非偶然之作。他是長期由少棒、青少棒、青棒一脈相連的無數推動者之努力付出，如謝東閔先生、謝國城先生、嚴孝章先生等多位後繼者有效領導及連連安打似的接力支援，使中華健兒火力全開，揚威四海。

棒球，我們曾經關愛、為它迷戀，我們曾經榮耀、為它癡狂，我們曾經抱憾、為它夢碎，他長年依附、如影隨形，他融入生活、刻下記痕，不時地在耳邊輕語、不斷地在記憶深處漫流，不斷地以清脆的安打聲及全壘打的驚呼聲、提醒我們，莫忘它—莫忘生命中少有的堅持與風骨。

百年前吹來的一顆種子，飄然落地，板根而立，枝密幹粗、葉開五華。向土地吸氣，向天際吐芳；雖萬事已俱，仍如法燈自明；雖雲遊天下，仍一心歸鄉；雖潛行草根，仍伺機再起，在世紀之始，我們仍要心繫棒球，情歸鄉土。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